

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贺寨平

(天津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天津 300387)

摘要 时空问题是城市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天津随机样本的调查,探讨了天津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成员与调查对象认识时间比较长、空间距离不大,心理距离很小,且交往频繁。多种因素对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时空分布都有影响。

关键词 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时空

中图分类号:C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3-0029-04

时空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社会学界、城市研究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分布。首先要对有关研究成果做一简单综述,然后探讨社会支持网络中时间和空间的分布,包括:社会支持网络中成员与调查对象的认识时间的情况,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家庭的距离,社会支持网络中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心理距离,以及网络成员与自我的时空的交错、重叠,主要是交往的频率。最后要探讨网络的时空分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一、有关社会时空的实证研究

社会时空特别是空间的有关理论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国内的实证研究比较集中于城市空间和农民空间的研究。

刘玉亭在他的专著《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1]一书中,认为社会空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空间,通常认为是由社会的生产、构筑、组织而成的具体可视的地理空间,这些社会物质、关系和存在空间的总体构成了社会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是指特定社会集团生活场所占去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社会空间,是指特定社会集团成员公有的,即与我们有深刻联系的空间。客观社会空间是指社会集团居住的空间范围。

刘玉亭在他的书里主要探讨了贫困阶层的居住

空间——客观社会空间,也涉及这一阶层的日常活动空间和意象空间——主观社会空间。研究发现,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状况内部差异性较大,在整体上处于很低的水平。在整个宏观城市空间范围的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这一阶层主要集中于城郊结合部和老城区,但没有产生明显的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隔现象。在微观层次上,或者说在社区或邻里的层次上,城市贫困阶层在居住空间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现象,且这些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社区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较差。

就主观社会空间来看,城市贫困阶层的日常活动类型单调,活动内容贫乏。日常活动空间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住所为中心,以家和街道空间范围为主题的,比较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从事各种类型的活动。城市贫困阶层日常活动时间利用分布特征表现为时间利用非常琐碎,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意象空间上,城市贫困阶层意象空间的覆盖范围小,涉及的内容较简单,且形成的意象也十分模糊。

严新明研究了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依照马克思和曼纽尔·卡斯特的思想,他将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定义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认为不管农民进行了多少活动,只有那些被社会承认,具有交换价值,并取得经济补偿——现金、实物收入的生产、工作时间成为了社会时间。同样社会空间也界定为人们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活动空间或领域。社会时间

收稿日期:2011-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4CSH010);天津市社科规划课题(TJ03-SR011);天津师范大学中青年教师学术推进计划课题(52WN01);天津师范大学社科研究人才基金课题(5RW039)

作者简介:贺寨平(1965—),男,山西兴县人,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

和空间都可以分为生存性、发展性和符号性的三类。对于农民来讲,在农村的劳动是居于生存性的空间,到城市打工则是寻求发展的空间,但符号性的社会空间——户籍制度决定的空间则在目前限制了农民寻求发展^[2]。

以上这两个研究代表了国内实证的社会时空的研究,对于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他们都没有对贫困人口的社会网络的时空分布进行专门的探讨,目前也未见其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抽样采用的方法是多段抽样。研究总体为天津市 6 个城区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①,其中包括 63 个街道,下设 1,096 个居民委员会。抽样步骤如下:①在天津市 6 个城区中随机抽取 12 个居民委员会。②在每个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约 45 户家庭。③在每个家庭中选取成员年龄在 15 周岁及以上,并且生日最接近于调查的开始日 5 月 1 日的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调查员由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组成,共 24 人,在调查前,对所有的调查员都进行了培训,对调查目的、调查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释。调查时间是 2007 年 5 月 1 日~2007 年 7 月 1 日。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540 份,剔除一些回答不完全的问卷,共得有效问卷 528 份。

本研究社会支持网的测量是通过调查问卷中的以下问题来测量的:

情感支持 :B1 大多数人经常会和其他人讨论问题。在过去的半年里,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

经济支持 :B2 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就业支持 :B3 假如您需要找工作,您会找谁帮忙?

陪伴支持 :B4 当需要聊天、散步、逛商店、饮酒、下饭馆或打麻将、下棋等度过闲暇时间时,谁陪伴您?

要求调查对象就每一个问题列举有关的网络成员,并就其中的前五名提供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政治面貌以及与调查对象的家庭的距离、认识时间、交往频率、关系密切程度等。

本研究主要的 4 个变量主要依据后 4 个问题测

量。第四部分的自变量中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职业等级的异质性的用异质性指标来衡量的。这个指标所代表的是从一个群体中随机抽取二人,该二人在某一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异质性指标(*D*)的公式是:

$$D = 1 - \sum_{i=1}^k (p_i)^2$$

其中 *P_i* 是 *i* 组中的数目占总体数目的比例^[3]。

三、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时空因素

由表 1 可以看出,典型的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支持网的成员和调查对象认识的时间平均为 28.4 a,其中最少的平均 2 a,最多的 70 a。其中,网络成员平均认识时间 21~30 a 的人占有所有人的 25.5%,31~40 a 的占 20.1%,与此相近,11~20 a 的占 19.9%。总体看,天津贫困人口与其社会支持网成员认识时间比较长。

表 1 典型社会支持网络中成员和调查对象认识时间的分布

认识时间/a	频数	百分比/%	累加百分比/%
1~10	59	12.7	12.7
11~20	92	19.9	32.6
21~30	118	25.5	58.1
31~40	93	20.1	78.2
41~50	71	15.3	93.5
51~60	23	5.0	98.5
61~70	7	1.5	100.0

注:样本数 463。

与此同时,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空间分布则是范围比较小的。从表 2 可见,在典型的贫困人口支持网中,贫困人员与其网络成员平均距离只有 13 分钟多的路程。网络中所有成员与调查对象均在一个家庭中的网络占 20.1%,在家庭外但路程平均在半小时以内的网络成员占到 53.8%,这些都说明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的空间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局限于同一家庭或本小区或家庭附近半小时的范围内。

表 2 调查对象与网络中成员家庭距离的均值

家庭距离的时间均值/min	百分比/%	累加百分比/%
同一家庭	20.1	20.1
家庭外 30 min 以内路程	53.8	73.8
30~59 min 路程	14.9	88.7
60~89 min 路程	6.3	95.0
90~119 min 路程	1.5	96.4
120~149 min 路程	1.5	97.9
150~179 min 路程	0.6	98.5
3 小时及以上	1.5	100.0

注:样本数 478,中位值为 13.3。

①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所谓的贫困人口就是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在本研究中采取此比较公认的定义。

然而 ,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心理距离则是很近的。在典型的社会支持网中 ,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密切程度是 4.3 ,在密切和很密切之间。从表 3 可以看出 ,取值为 4(密切)~ 5(很密切)之间的高达 82% ,关系一般以下的网络只占 1.9% ,说明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很近的。

表 3 自我与网络中成员的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的均值	百分比/%	累加百分比/%
1~1.9	0.2	0.2
2~2.9	1.7	1.9
3~3.9	16.2	18.0
4~4.9	51.9	69.9
5	30.1	100.0

注 样本数 482。

当贫困人口和网络的成员时空重合 ,则会发生交往。从表 4 可以看出 ,各个网络中 ,每月交往频率均值低于一次者只占 0.8% ,1~ 10 次的有 38.2% ,11~ 20 的占 33.9% ,20 次以上 27.1%。在典型的社会支持网中 ,每月平均 14.8 次 ,两天一次。交往频率是比较高的。

表 4 自我与网络中成员交往频率的均值分组

交往频率的均值/月	百分比/%	累加百分比/%	均值
< 1	0.8	0.8	
1~ 5	22.5	23.4	
6~ 10	15.7	39.0	
11~ 15	15.9	54.9	14.8
16~ 20	18.0	72.9	
21~ 25	7.5	80.4	
26~ 30	19.6	100.0	

注 样本数 479。

总体来看 ,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成员与调查

对象认识时间比较长、空间距离不大 ,心理距离很小 ,且交往频繁。

四、影响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时空分布的因素

在本节中 ,将要探讨以上时空变量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个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网络结构对时空因素的影响。

从表 5 可以看出 ,就个人特征来看 ,调查对象的年龄和网络中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平均认识时间、家庭距离以及交往频率均有显著的相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愈大 ,与其网络成员的认识时间愈长 ,与网络成员的家庭的距离越远。但年龄越大 ,交往的频率越少。婚姻状况只与交往频率有显著负向关系 ,即 ,处于在婚的人 ,与网络成员的交往要少于单身者。

职业和收入对于 4 个因变量都没有影响 ,但教育程度与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和心理距离有显著正相关 ,受教育程度越高 ,与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越长 ,平均心理距离越近。生活资源的缺乏作为衡量贫困人口贫困程度的指标 ,只和网络成员的平均心理距离有显著正相关 ,表明越穷的人 ,他和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密切。

影响时空分布的网络结构因素中 ,就网络关系构成来看 ,网络中有配偶的与交往时间、心理距离和交往频率均有显著性关系。如果一个人有配偶 ,意味着与网络成员的认识时间越长 ,心理距离越近 ,交往频率越高。有配偶会减少家庭距离 ,但没有显著性。父母/成年子女的比例以及兄弟姐妹的比例都对 4 个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且方向一致。这意味网

表 5 影响社会支持网络时空分布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网络成员个人状况	认识时间		家庭距离		心理距离		交往频率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年龄	5.464***	0.531	1.438***	0.394	- 0.0000005	0.003	- 0.155***	0.040
婚姻状况	- 6.885	13.361	- 1.182	9.972	- 0.075	0.067	- 3.175**	1.019
生活资源的缺乏状况	- 1.395	1.822	- 0.114	1.356	0.015+	0.009	0.185	0.139
有无职业	- 4.626	14.167	5.941	10.654	- 0.047	0.070	- 0.486	1.083
家庭年人均收入	- 0.001	0.001	- 0.00003	0.001	0.0000006	0.0000007	0.000003	0.00004
教育年限	4.601*	1.870	1.274	1.380	0.024**	0.009	0.006	0.141
网络中有配偶	33.037*	13.542	- 4.873	9.994	0.466***	0.067	5.806***	1.023
网络中父母/成年子女比例	271.481***	18.545	31.139*	13.811	0.638***	0.093	- 3.282*	1.409
网络中兄弟姐妹比例	377.658***	22.419	39.487*	16.279	0.252*	0.110	- 11.040***	1.669
网络中远亲比例	328.475***	35.507	38.100	27.567	- 0.330+	0.179	- 11.493***	2.712
网络中朋友的比例	- 17.420	26.373	9.288	19.697	- 0.340*	0.133	- 12.203***	2.020
网络中同事比例	3.124	42.263	36.336	30.631	- 0.279	0.207	- 5.309+	3.142
网络规模	- 6.864	4.324	7.775*	3.209	- 0.017	0.022	- 0.087	0.329
收入异质性	37.076	26.128	0.638	19.457	- 0.449***	0.131	- 7.175***	1.994
职业等级异质性	- 42.174+	24.877	- 25.456	18.478	0.040	0.124	- 1.913	1.896
常数	- 113.944*	44.988	- 91.001**	33.347	3.842***	0.225	28.786***	3.411
R ²	0.663		0.096***		0.305***		0.343	
N	418		428		431		430	

注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p < 0.1。

络中父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的比例越大,网络中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越长,家庭距离越远,心理距离越近,但交往频率越小。朋友在网络中的比例会加大心理距离,减少交往频率。而同时则会加大心理距离。同时则只和交往频率有边缘的显著性,表明网络中同事的比例越高,其他的结构指标与时空分布也有影响。网络规模对家庭距离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的平均家庭距离越大,但网络规模不会影响认识时间、心理距离和交往频率。收入异质性与心理距离和交往频率有显著负相关,即,网络中收入的异质性越高,调查对象和网络成员的平均心理距离越远,交往频率越小。职业等级异质性只与网络成员的交往时间有边缘的显著性,即职业等级的异质性越高,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平均交往时间越少。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天津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的时空分布的基本情况是: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较长,网络成员的空间分布范围较小,心理距离较近,交往频率较高。

2)就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年龄增长会增大网络中人的平均认识时间,加大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家庭间的空间距离,减少交往频率,但与心理距离没有关系。婚姻状况则只与交往频率有关,单身者与调查对象的交往更多。

3)就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来看,总体上影响不大。职业和收入对网络时空分布完全没有影响。教育程度较高会加长网络成员的平均认识时间,缩短心理距离。生活资源的缺乏只和网络成员的平均心理距离有显著正相关。越穷的人,他和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密切。

4)网络结构中关系构成影响的情况是:亲属的影响比较大,但各种亲属类型的影响不尽一致。网络中有配偶会加长交往时间,拉近心理距离,加大交往频率。但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在前两点上与配偶的影响相同,但也有不同,他们在网络中的比例会增大空间距离,减少交往频率。除此以外

的其他亲属则也会增加认识时间,但会减少心理距离和交往频率。

在非亲属中,朋友和远亲影响大致相似,都会减少心理距离和交往频率,但不同的是朋友的比例高会减少网络中平均的认识时间。相对而言,同事的影响很小,只是减少了交往频率。

5)其他网络结构指标的影响总体不太大。网络规模大会加大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家庭间的距离,但对其他时空因素没有影响。收入的异质性较高会增大调查对象和网络成员间的心理距离,也降低了交往的频率。职业等级的异质性较高则只是会降低与网络成员的认识时间。

笔者认为,对于贫困人口的网络的时空特性应作如下解释:

首先,贫困人口缺乏的是经济资本,因而无法通过交换得到较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由此决定了他们很难有太多的社会资本,网络中主要是些先赋的关系,以亲属为主,这就导致了贫困人口的网络中大多是认识多年的熟人,因而导致平均认识时间加长。

至于空间的分布,虽然有些配偶以外的亲属可能会加大整个网络的分布范围,但由于整个的网络规模原本很小,所以,和社会一般人群比,还是比较小的。

与此类似,由于网络中的非亲属关系很少,大多为亲属,而亲属大多是强关系,这就会拉近心理距离。

就交往频率而言,由于贫困人口的经济资本缺乏,因而本应交往频率会比较低,但由于网络中大多为近亲,是一种表意性关系,所以并不依赖于交换的规律。网络中交往频率比较频繁。

参考文献:

- [1] 刘玉亭.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5-120.
- [2] 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6-200.
- [3] 贺寨平.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3.